

科技决策智库 理论与国际经验研究

◎廖晓东 袁永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科技决策智库 理论与国际经验研究

KEJI JUECE ZHIKU LILUN YU GUOJI JINGYAN YANJIU

◎廖晓东 袁永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技决策智库理论与国际经验研究/廖晓东，袁永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6

ISBN 978 - 7 - 5623 - 5643 - 1

I. ①科… II. ①廖… ②袁… III. ①科学技术-决策-研究-世界 IV. ①G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0027 号

科技决策智库理论与国际经验研究

廖晓东 袁 永 著

出版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吴翠微

责任编辑：张 楚 陈 蓉

印 刷 者：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93 千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前　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智库（think tank）又被称为“思想库”或“脑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排在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智库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外脑”，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被认为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已成为公共决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纵观世界历史，有了思想，人类才能不断进步；有了思想，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智库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咨询人员，我国古代的“食客”“军师”“师父”“幕僚”等，都应当说是智库的最初形态。惟运筹帷幄于其中，方能决胜千里之外。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贤明的帝王深知智囊在维护统治、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广泛地招贤纳士，并通过召对、会议、奏章、票拟、草制等形式，广泛听取贤才们的意见。纵览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兴衰历程，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就是“得谋臣者，得天下”。“周公得吕望，兴周八百载；汉王得张良，旺汉四百年。”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末民初学者陈澹然有句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句名言之所以被此后的战略家和战略学者广为引用，是因为它精确地概括了战略的两大要点和规律，点出了“谋略”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面对世界科技创新浪潮迭起，如何抓住而不

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实现新的经济繁荣，如何准确把握、及时布局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以掌握竞争发展的主动权，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重大课题，更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而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高端科技决策智库持续深入地开展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不断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建议和系统解决方案。

科技决策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推进科技决策制度化中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智库建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出“主动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吹响了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决策智库的总号角。我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画卷在此背景下徐徐展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的概念。201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且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在体系布局、体制机制、能力水平、领军人才，特别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思想、说明中国道路、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以我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实践问题为导向，以精英理论、创新治理理论、政策过程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为智库理论依据，厘清科技决策智库的定义、内涵、特征、类型，全面回顾科技决策智库的发展历程，重点借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先进经验，在充分剖析我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情况的基础上，谋划推进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本书共分五章，其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为科技决策智库理论研究，主要对智库、公共决策、科技决策智库等进行概念界定和内涵、特征分析，综合评述国内外学者关于智库的研究情况，重点分析精英政治理论、

治理与善治理论、政策过程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智库相关理论，从而为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阐述了科技决策智库发展历程及建设意义，全面回顾了中西方智库发展渊源和历史脉络，明确科技决策智库的主要类型和划分依据，阐明科技决策智库在组织实体和科研业务两方面的主要特征，指出加强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分析欧美和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科技决策智库建设情况，主要分析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韩国科技决策智库的建设经验，并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做法提出我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对策启示。第五章对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特别是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具体举措，并以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为典型案例，重点分析中国科技决策智库运行机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新时代的背景和要求，提出关于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政策建议。此外，书中还设立了若干专栏，记录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期加深读者印象，对读者或有所启迪。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领导和专家的热情指导，尤其要感谢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江湧主任、陈丽佳副主任、邱舟强副主任等领导的关心厚爱和大力支持。感谢同事们的鼎力帮助，尤其是康捷、胡海鹏、邱丹逸、王子丹等参与了部分内容研究和探讨。本书还得到广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广东省创新监测与国际对标研究智库建设”（2017B070703002）的重点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廖晓东 袁 永
2018年5月于越秀山下

目 录

第 1 章 “从概念到理论”: 科技决策智库理论研究	1
1.1 概念界定	1
1.1.1 智库	1
1.1.2 公共决策	4
1.1.3 科技决策智库	5
1.2 研究现状	8
1.2.1 国外研究现状	8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1
1.3 理论依据	19
1.3.1 精英政治理论	19
1.3.2 治理与善治理论	20
1.3.3 政策过程理论	22
1.3.4 协商民主理论	23
第 2 章 “从雏形到产业”: 科技决策智库演进历程、类型特征及建设意义 ...	25
2.1 科技决策智库的兴起及演化历程	25
2.1.1 现代智库的演化	25
2.1.2 科技决策智库的兴起	30
2.2 科技决策智库的主要类型	32
2.2.1 智库分类依据	32
2.2.2 科技决策智库的分类	33
2.3 科技决策智库的主要特征	36
2.3.1 科技决策智库组织实体方面的特征	36
2.3.2 科技决策智库科研业务方面的特征	37
2.4 加强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41
第 3 章 “从起源到一流”: 欧美国家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研究	43
3.1 美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43
3.1.1 美国科技决策智库概况	43
3.1.2 美国科技决策智库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50
3.1.3 美国科技决策智库成功的主要因素	54

3.1.4 典型案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56
3.1.5 美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57
3.2 英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59
3.2.1 英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情况	59
3.2.2 英国科技决策智库运行情况	63
3.2.3 典型案例：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等科技决策智库	66
3.2.4 英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68
3.3 德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71
3.3.1 德国科技决策智库类型及运行情况	71
3.3.2 德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管理情况	76
3.3.3 德国科技决策智库的特点	81
3.3.4 典型案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82
3.3.5 德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85
第4章 “从落伍到超越”：东亚国家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研究	88
4.1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88
4.1.1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建设情况	89
4.1.2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的运行机制	95
4.1.3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的特点	98
4.1.4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不足	99
4.1.5 典型案例：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100
4.1.6 日本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04
4.2 韩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106
4.2.1 韩国科技决策智库的类型	107
4.2.2 韩国科技决策智库管理模式	110
4.2.3 韩国科技决策智库的管理及运行机制	112
4.2.4 典型案例：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	115
4.2.5 韩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117
第5章 “从边缘到中心”：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研究	119
5.1 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历程回顾	119
5.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具体举措	122
5.3 中国科技决策智库的主要类型	129
5.4 中国科技决策智库运行机制	137
5.5 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问题分析	138
5.6 典型案例：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140
5.7 新时代加快中国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政策建议	143
参考文献	150

第1章 “从概念到理论”：科技决策 智库理论研究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纵观世界历史，有了思想，人类才能不断进步；有了思想，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浪潮迭起，如何抓住而不错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实现新的经济繁荣，如何准确把握、及时布局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以掌握竞争发展的主动权，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时优先考虑的重要课题，更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高端科技智库持续深入地开展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不断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建议和系统解决方案。随着我国不断推进科学决策以及加强科技智库建设的部署，一大批独具特色的科技决策智库应运而生。在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如雨后春笋般的势头背后，清晰界定科技决策智库的边界，探索科技决策智库的内在机理和理论依据，有助于加深对科技决策智库的认识和明确定位，继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本章将基于智库发展的历史，对科技决策智库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阐述国内外科技决策智库研究现状，探讨精英政治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政策过程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理论，以期为科技决策智库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1.1 概念界定

1.1.1 智库

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或“脑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排在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①。智库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外脑”，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认为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① 王婷. 我国政府公共决策中的智库建设研究 [D]. 长沙：湖南大学，2016.

的制度保障，已经成为公共决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2008—2017年间全球智库数量情况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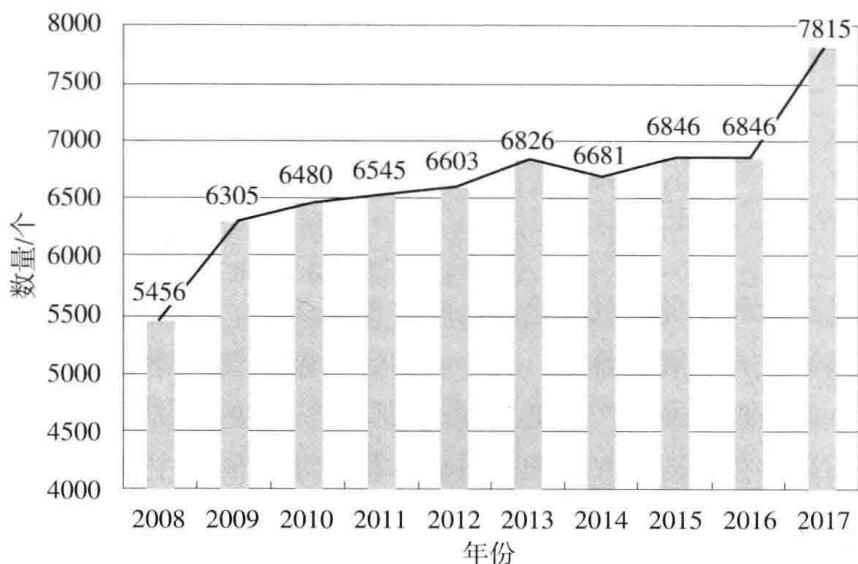


图1-1 全球智库数量情况（2008—2017年）

数据来源：《全球智库报告》（2008—2017年）

关于智库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从社会职能角度对智库进行定义，认为“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①。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认为，“智库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主要依靠这些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②。加拿大著名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E·埃尔森（Donald E. Abelson）提出：“智库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③ 凯莱（Kelley）认为，智库是一种组织的安排，企业或政府机构等拿出大量经费交给研究人员，研究人员花费时间来完成研究，最后研究者与机构形成研究报告，供企业或政府机构参考。^④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国情，对智库定义作了许多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根据我国智库的作用发挥情况，突出强调了智库的主要功能。如汪廷炯

① 陆菁，唐娜. 智库影响力及其提升策略的研究 [J]. 文教资料，2015 (24)：68–70.

② 李艳杰，姜红. 我国高校智库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设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 (3)：28–32.

③ 李桢. 智库对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力研究——以社科院系统为例 [J]. 情报资料工作，2012 (6)：97–100.

④ 王佳宁，张晓月. 智库的起源、历程及趋势 [J]. 重庆社会科学，2012 (10)：102–109.

(1997) 认为, 智库是提供卓越的科学思想使决策者能深化改进, 犹如在权力和知识间架设桥梁; 智库从各种途径提供政策有关的信息, 并努力传达到决策者, 以增强政府决策能力^①。华长明 (1998) 认为, 智库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决策咨询机构, 是一种综合性的政策研究机构^②。王长晖和杨珍 (1999) 认为, 智库是由各领域专家组成, 进行综合性政策研究、规划和咨询的一种组织机构^③。此外, 部分国内学者结合我国智库大多属于体制内机构的实际, 淡化西方智库强调的“非政府性”和“独立性”, 把包括党委政府研究室、社科院、党校、高校等政策研究机构都纳入智库范畴。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莉丽 (2017) 认为, 智库是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 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 力图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④。张新霞和梁瑞英 (2010) 认为, 智库是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以多学科研究为依托、以提供思想支持为基本方式的非营利性组织、团体和机构^⑤。朱旭峰 (2017) 认为, 由于我国注册非盈利企业手续较为繁琐以及经费筹措比较困难等原因, 许多智库常常同时注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组织形式, 目的是通过部分营利业务的收入补贴非营利业务。因此, 通过是否为非营利组织来界定智库不是很科学, 智库应该是一种独立运作、相对稳定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⑥

实际上, 以上种种有关智库的定义仅为众多智库概念中的冰山一角。目前智库概念如此多样, 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智库发展历程不长, 智库研究工作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是对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是智库, 学界尚无共识。本书将智库定义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 既包括官方和半官方机构, 也包括学术型和企业型政策研究机构。智库根据决策机构的要求或者主动对某一重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向有关决策机构献策。一般来说, 智库主要有三方面功能: 一是服务决策, 为决策提供独立客观的科学依据和咨询建议, 服务国家宏观决策; 二是引领创新方向, 从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文化方面影响社会公众, 推动社会进步; 三是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 确保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得到智库同行的认同。智库系统的决策服务功能示意图如图 1-2 所示。

^① 汪廷炯. 论思想库 [J]. 中国软科学, 1997 (2): 24–28.

^② 华长明. 现代咨询 [M].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8: 69.

^③ 王长晖, 杨珍. 论当前我国体制内政策研究组织的优化与创新 [J]. 理论与改革, 1999 (3): 59–61.

^④ 王莉丽. 中国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N]. 学习时报, 2017-06-26 (006).

^⑤ 张新霞, 梁瑞英. 英国思想库的传统、特点和类型 [J]. 前沿, 2010 (4): 50–52.

^⑥ 朱旭峰. 智库影响力测量的多维性 [N]. 学习时报, 2017-04-10 (006).

智库作为一种转换系统，起到桥梁的作用，通过财力、人力、信息等资源的输入，经过智库系统的转换，形成研究成果，并最终转化为公共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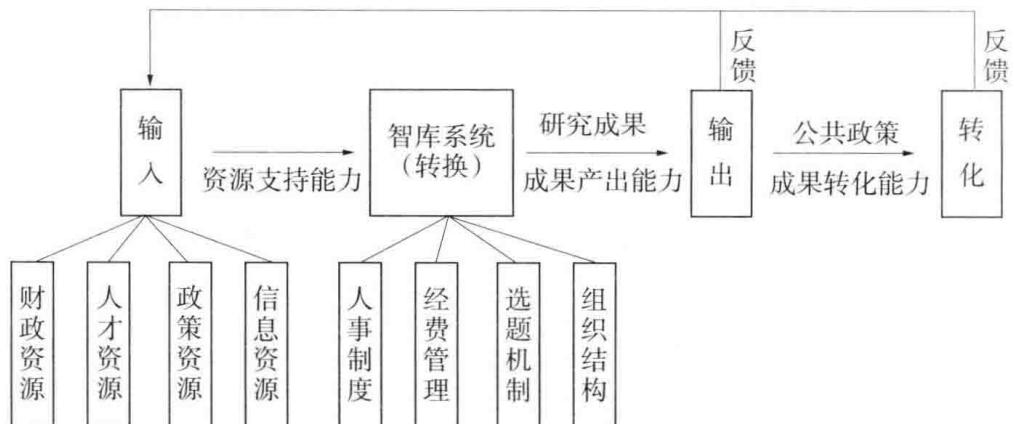


图 1-2 智库系统的决策服务功能^①

智库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独立性，智库不是政府部门，也非政党机构，更不是利益团体，其独立于地区、行业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对这些利益持客观态度；二是非营利性，智库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其产品也不直接转化为财富；三是现实性，智库从事的是研究工作，但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以影响政府决策为最大目标，针对现实问题开展研究。

1.1.2 公共决策

“决策”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韩非子》中，意思是决定某种策略或计谋。“决策”作为现代管理学的专业术语首先出现在美国，英文“decision-making”的意思就是做出决定。决策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决策通常是指择优选择几种备选方案中的一种，而广义的决策是指为了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制定方案和计划，进而下决心努力实施方案的全过程。决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而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公共决策是指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等公共组织针对有关社会公共问题，如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社会就业、公共福利等，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行动或不行动的决策。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的首要环节，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对公共决策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有利于加快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提高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有效实现公

^① 贾品荣，伊彤. 国家科技政策智库咨询能力建设的路径模式 [J]. 情报杂志, 2017, 36 (1): 59 -65.

共管理目标。^①

部分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决策类型^②：一是公共决策，或称非市场决策；二是市场决策。公共决策的实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过程，它同市场决策有着根本不同，在决策主体、决策对象、决策过程、决策方式和决策原则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市场决策是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的具体内容。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决策者的职能，可把决策分为专业决策、公共决策和管理决策。这部分学者强调的是公共决策的社会服务功能及其追求公众共识的可行性，所以又被称为社会决策。目前，随着社会公共活动中相互作用的因素越来越多，存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而由于决策科学理论能够为人们解决选择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因此，人们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时越来越依赖科学决策。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决策理论就是研究如何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1.1.3 科技决策智库

1. 科技智库

科技智库是科技政策咨询与决策参与的机构，其职能是从科技发展规律角度出发，前瞻思考科技发展趋势，开展科技评估以及进行预测预判，并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一定的建议，在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布局和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③。譬如，英国皇家学会、印度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科技智库首先具有一般智库的特点，继而突出围绕“科技”的特质，以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研究内容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性，研究分析方法具有专业性和跨学科性，体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科研人员以自然科学家为主导，兼有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参与。科技智库主要功能体现在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和创新思想三大方面，为应对科技决策及基于科技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策问题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为各类受众提供科学信息、学术评议意见、战略与政策咨询建议及科学与社会互动交流平台。

2. 科技决策智库

科技决策智库是科技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专业化学术智库，其研究内容同样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性，分析方法具有专业性和跨学科性，在“知

^① 王婷. 我国政府公共决策中的智库建设研究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6.

^② 王波. 信息不完全环境下的政府公共决策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③ 冯长根. 中国科技智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 (4): 1-7.

识—决策”间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过程中起到重要桥梁作用^①。科技决策智库能够在社会公众和政策决策者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政策决策者向科技决策智库提出咨询需求，科技决策智库通过调查研究、决策咨询向决策者提供服务；同时，科技决策智库发挥科学普及的作用，将政府的公共决策通过科技决策智库向社会公众普及，同时把握社会舆论动向。社会舆论又会通过科技决策智库传达到政策决策者，对决策者形成监督作用，“社会公众—科技决策智库—政策决策者”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影响力界面，如图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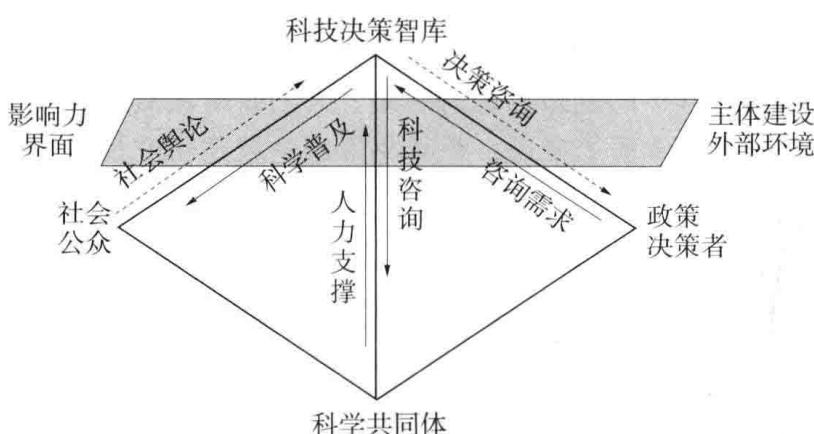


图1-3 科技决策智库影响力界面模型图^②

科技决策智库与科技决策部门、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虽然关系密切，但主业、主责却明显不同，主要通过“职能”和“功能”进行区分。职能是指事物或机构本身具有的职责、使命或应发挥的有利作用。功能是指事物或机构对外应发挥的有利作用。以科学研究或教育培训为主要职能，不具有服务决策功能的机构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智库”范畴（如高校等），但其既可以发挥智库功能，也可以依托专业优势建立专门智库机构；反之，仅具备决策或服务决策功能，不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机构也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智库”范畴（如政党、国家机关内设的行政机构等）。由于不同国家的体制与决策机制不同，对智库的理解和需求也不同。虽然各国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组织模式、运行管理机制上有共通之处，但体制背景存在差异，不宜用同一标准来讨论或衡量科技决策智库的属性。目前，科技决

^① 贾品荣,伊彤.科技政策智库及其咨询服务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23):99-104.

^② 王桂侠,万劲波,赵兰香.科技智库与影响对象的界面关系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12):50-55.

策智库建设在各个国家风起云涌，已成为科学决策的一股重要力量。譬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等等。

可见，科技决策智库主要是提供科技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的专业智库，强调科技政策的咨询服务，具体是指：以科技政策领域重大问题为研究方向，以科技政策咨询人员为骨干，运用知识、信息与经验，识别科技政策咨询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研究与判断，通过搭建研究合作平台和业务支撑网络，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具体来说，科技决策智库咨询服务过程包括获得咨询需求、集聚要素、打造网络、开展决策咨询、形成解决方案等环节，科技决策智库在获得决策部门的委托或课题申报后，通过智库自身在科技决策咨询人员、信息、知识、经验等方面的资源及相关社会资源投入，积极打造研究合作平台和业务支撑网络，利用调研、分析、研究、判断等各种咨询手段共同开展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最终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供决策者参考，如图 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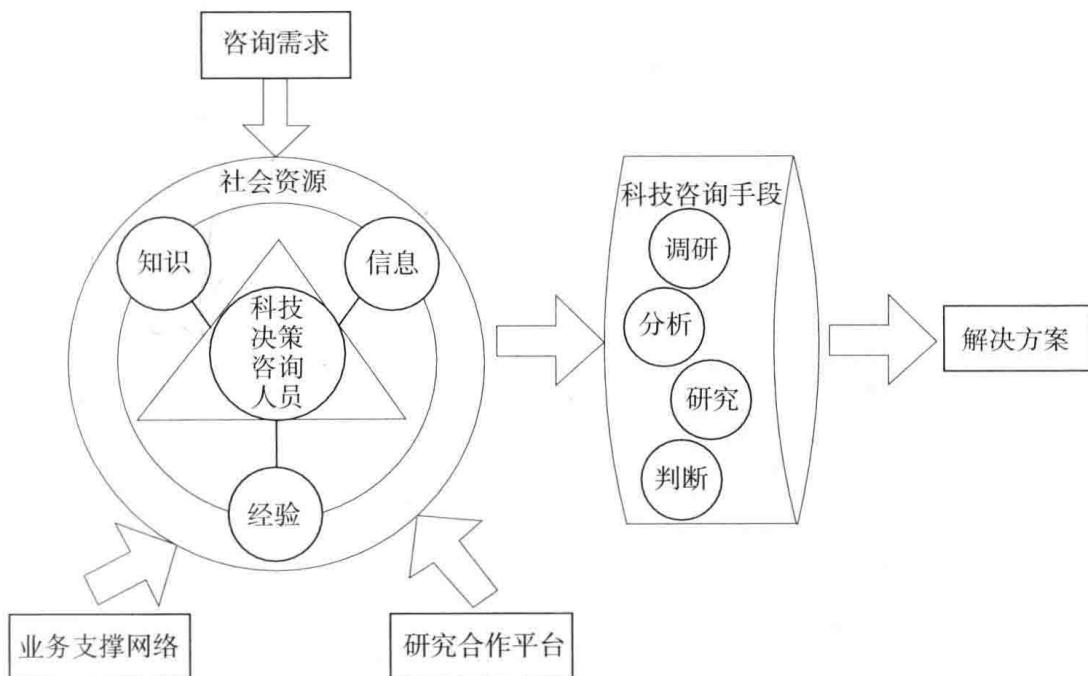


图 1-4 科技决策智库咨询服务过程^①

综上分析，本书将科技决策智库定义为“以科技战略、政策科学研究作为主要职能，以科技战略、政策决策咨询作为主要功能的专业政策研究和咨

^① 贾品荣, 伊彤. 国家科技政策智库咨询能力建设的路径模式 [J]. 情报杂志, 2017, 36 (1): 59 - 65.

询机构”。科技决策智库的主要职能是科技战略、政策科学研究，主要功能是影响和服务政府科技决策。科技决策智库体系必须形成立体发展的综合优势，与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建立“协同创造、协同设计、协同实施、协同推广”的伙伴关系，建立与同行及新加入者的高水平竞争或合作关系。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 关于智库的基本研究

美国是现代智库研究的起源地，最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本关于智库的著作是 1971 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编著的 *Think Tanks*^①。该书通过对兰德公司、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等知名智库的研究，首次详细阐述了美国智库的形成与发展，在智库的研究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于智库在决策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愈来愈大，智库研究也开始逐渐兴起，成果愈加丰硕。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A. 史密斯（James A. Smith）（1993）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入手，详细分析了智库在美国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处理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并编著了《思想掮客》一书，详细分析了智库在美国如此成功的具体原因^②，为智库的起源提供了详细研究资料。由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者保罗·A. 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教授编写的《政策过程理论》，详细分析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的研究方法和评估方式，对政策理论的发展前景和趋势做出判断^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甘恩（James G. McGann）是智库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创始人，2000 年同肯特·韦弗（Kent Weaver）合作编撰了《智库与公民社会：思想与行动的催化剂》，详细分析智库的增长、能力和局限。詹姆斯·麦甘恩和理查德·萨巴蒂尼在《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中提到，独立的政策导向和战略研究形成了智库影响力的能力^④。英国学者考科特（Cockett）于 1994 年在其《思考那些不能

① 袁鹏，傅梦孜. 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 [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10.

②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21.

③ [美] 保罗·A·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 [M]. 彭宗超,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4: 224.

④ [美] 詹姆斯·麦甘恩, 理查德·萨巴蒂尼. 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管理 [M]. 韩雪, 王小文,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136.

思考的:《思想库与经济反革命》一书中,主要分析了在自由市场背景下,英国经典自由派思想库形成、成功、衰落的整个发展过程^①。加拿大智库专家唐纳德·E. 阿贝尔森(Donald E. Abelson)(1996)在《美国智库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一书中,揭示了美国智库在外交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角色变化,同时对智库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深的原因做了具体阐述^②。在另一著作《智库能发挥作用吗?》通过比较的方式,对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智库进行对比,用分析数表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智库在各种时期、不同背景下制定和形成信息决策的作用^③。德国学者帕瑞克·克勒纳(Patrick Koellner)认为,国家情境下智库的运作存在诸多差异,智库运用不同的活动、扮演不同的角色、追求多元化的价值目标。因此,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智库评价排名值得商榷。智库评价一般以智库的产出、智库的公共宣传或其他以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为支撑,但是这些标准通常难以衡量或不适合操作,尤其困难的是评价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多个版本的评价排名试图测量智库的产出,也就是通常被视为“中介产品”的产出,测评这些产出有助于获得智库的知名度,但这不是其对政策的真实影响。^④

此外,还有一些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9年肯特·韦弗发表在《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期刊上的《智库的变迁》(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他将智库分为三类,一是以研究为主的学术型智库;二是以签订合约接受委托的合同委托型智库;三是以影响政府决策为主要目标的政策鼓吹型智库。^⑤

2. 关于智库的研究方法

美国拥有世界上发展最为成熟的智库,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美国智库的历史分析。1993年大卫·瑞奇(David Ricci)的著作——《美国政治变革: 新华盛顿和智库的兴起》侧重于历史路径的智库研究,分析智库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戴安·斯通(Diane Stone)通过案例法分析了智库的影响力及其组织管理和信息传播网络,并指出信息交流对于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作用^⑥。詹姆斯·麦甘恩在《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

^① 朱旭峰.“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7(1):60-69.

^② Donald E. Abelson. American Think-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M].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12.

^③ Donald E. Abelson.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J].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31.

^④ [德] 帕瑞克·克勒纳. 智库概念界定和评价排名: 亟待探求的命题 [J]. 韩万渠,译. 中国行政管理,2014(5):25-30.

^⑤ Weaver RK. The Changing Word of Think Tank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J]. 1999 (9): 564-568.

^⑥ 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89.